

通志壹經解

五七二
1.411
32



門 141
卷 92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一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柔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
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

易之有萃云者謂天也人也鬼神也君與臣也民
也物也交相會通之時也故其卦德曰萃亨而柔
則釋之曰萃聚也夫萃之所以為聚者合兌與坤
而言之則曰順以說即五與二而言之則曰剛中
而應此萃聚之故也夫坤順也而在下則下有以

四百十八
順乎上也兌說也而在上則上有以說乎下也下
既以有以順乎上而上又有以說乎下此上下之萃
也以九居五剛而中者也上有剛中之君而下應
乎柔中之臣剛柔相應君臣聚會此君臣之萃也
所謂萃聚之故如斯而已矣故曰萃聚也順以說
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又言人
神之萃也胡安定曰夫人之生則精神萃於身及
其死也雖欲見其容貌而有不可得王者觀萃之
卦設為廟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
心使天下當萃之時皆知尊事其祖先也王謂九
五也假至也盡也所謂致孝享是也利見大人亨

聚以正也此又言君民之萃也大人亦謂五也夫
當萃之時天下之人所以惟見大人之為利者以
九五大人所以萃天下者以其有是中正之德故
也河南曰人聚則亂物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
所以致爭亂也萃不以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
悖入安得亨也故利在於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此又言天人之萃也夫時在天隨乎時
者在乎人當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用大
牲非吉歟當剝之時不利有攸往則萃之時有攸
往非利歟蓋不如是非所謂順天命也天命即天
理也隨時而動无違天理此所謂順天命也用大

牲吉亦承上文所謂王假有廟而明用大牲之意然當此之時凡事皆吉於用大亦不特大牲而已也成大功立大事與大利去大害凡此皆吉於用大者也故繼之以利有攸往謂凡有所往惟此時為利故也夫觀坤兌之順說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以正聚人而又知君民之萃觀天命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則天地萬物所以萃聚之情豈容有所遯乎哉故蔽之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程河南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水上聚於地則其聚者多矣故為萃之象然所聚者既多則播蕩匯漾之患生矣故地大而物衆人繁而事叢則兼取并奪之禍常生於此時若以為時方和會也而忘其所可戒此正秦人夷名城而銷鋒鏑者也夫四海已囊括矣天下已席卷矣當此之時自以為豪傑既徂海內一統子孫萬世帝王之業故向之天下之兵今也聚之咸陽為十

二金人宜其无有可慮者矣居无何陳涉以氓隸之人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而秦亡

矣是何也不知不虞之為可戒也龔深甫曰兵作於睽偃於萃萃久則弊然則除其弊而新之惟此時為然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之謂也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以陰而應陽萃之正也然三以无應與四相比而有近而相聚之嫌故初之孚於四也而不終其孚焉故曰乃亂謂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聚之時上下相求下順而上說故初之志雖疑亂而不一而四也必說而應之故曰乃萃若號謂乃亂也一握為笑謂乃萃也夫

初之志既疑亂而不一也故有若號之象焉謂以憂疑自沮也四也說以應之則一握之頃復變號咷而為笑樂矣謂得其所聚也夫如是則初也又何必憂疑自沮而至於若號乎故戒之曰勿恤夫既勿用憂恤而往應於四則亦孰我咎乎故又勉之曰往无咎大抵初以陰柔之才而居下位才與位俱不足者也當萃之時其才與位既俱不足而六三又以无應而與四有相聚之嫌故初疑四之不巳應也而相信之志至於疑亂而不一聖人於此可不戒之而勉之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
 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惡之此
 言正喻君臣相聚之道然也故又繼之曰古之人
 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是
 鑽穴隙之類也夫必由其道而往此六二之所以
 吉於有引也蓋以六居二正也而九五在上亦正
 也二五居相應之地而其聚也以正故无不由其
 道之失五之於二也既有引而進之之禮則二之
 於五也亦必吉於引矣故其聚也以正其誰咎之

夫孚者萃之本也二以正道許五則所謂中心之
 誠然者未始或變也如此則上下相聚不待文飾
 而誠意交通矣猶之祭也以誠敬為主故雖簡薄
 可用以薦也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也謂誠意
 交通又何以文飾為哉雖然同此時也彖以用大
 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曰備物者王者
 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
 巽也

當萃之時以陰比陽若有所萃也故曰萃如然萃
 貴於正三之於四非萃之正也故若有萃而實无

所萃也故曰嗟如謂欲萃於四而不獲也夫欲萃而无所萃又何利乎故又曰无攸利夫三與上居相應之地雖非正應猶愈於无所萃者若往而與之萃則亦所謂以類聚也又况各居順說之極下順而上說以同類相與又何咎歟故又勉之曰往无咎曰小吝云者夫以陰與陽萃則以晦求明以弱資強而萃聚之道為有益也今以陰萃陰特求免於窮悴无萃之嗟爾何所益哉此於萃聚之道小而吝也上六无與為萃者若六三者往而與之萃則巽而受之此亦上六之所欲也故曰往无咎上巽也

君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之聚也下比羣陰得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大吉然後无咎大周徧之義也无不周然後為大夫天下之聚固有不由于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之如齊之田常魯之季氏是也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此程河南之說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萃之主也夫當萃之時爲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又莫大於有其道蓋位也者所以一天下之聚者也而道也者又所以久天下之聚者也九五曰萃有位則所以一天下之聚者謂有是位也又曰元永貞則所以久天下之聚者又必有其道也夫當萃之時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九五之志豈得謂之光大矣乎雖能无咎而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此豈能无未光之悔乎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惟夫九五之德居中履正而能終始不變

君生

焉則萃天下之道无餘事矣故无未光之悔而曰悔亡也程河南曰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在此三者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夫以陰柔之才而處萃之上位而欲下之已聚者難矣又况當萃之時諸爻剛柔皆有其應而上六獨无焉其安能居此上位乎宜其齋咨嗟嘆而至於涕洟也鄭康成曰目出曰涕鼻出曰洟夫上六萃之終也說之極也萃久則散說極則悲蓋其勢然也當是之時比五而居上此蓋小人之得志者也宜若得所萃矣然萃久則散說極則悲向者以

通志堂

為甚安也今也反以為未安焉小人而乘非所據故不能終保其位大抵然也其曰无咎云者在君子以為无足咎之故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夫天下之事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夫理而已矣夫苟於理而未順未有能日進而不窮者此易之所以有升而卦德則曰元亨也夫升之所以元亨者以坤居巽上而言之則曰柔以時升合巽與坤而言之則曰巽而順指九二之於六五而

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元亨也夫柔之為物非能強進者也自非務順乎理安能升乎其曰柔以時升云者時之在天也積百刻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積時而成歲初若甚微終則甚著初若甚近終則甚遠柔之能升也蓋亦如此而已矣何也與時俱升故也故曰柔以時升坤順也巽亦順也下巽而上順其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為升非順乎天理矣乎以九居二剛而中者也上應六五柔中之君故曰剛中而應夫當升之時雖曰以柔而升也然猶之木也其能自下而升諸上者苟其中之不剛則亦委靡

而已矣此又柔之不可无剛也故以九二之剛中而上應六五之柔中内有所主而外有所應以此為升是亦順乎理者也合是三者以言升此升之所以元亨也故曰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此又申言大亨之效有所戒有所勉而使君子之必知所升也夫升之所以大亨也如此則用此道以見大人又何憂其不升也故二之與五剛柔得中君臣相應何慶如之夫苟或憂其不升而遽已焉則安能大亨矣乎其曰勿恤云者戒之也南明方也升之所謂大亨者蓋亦捨悔而趨明之謂也故以南征為吉而曰志行也夫

君子之志亦志於明而已矣不志於明又安能大亨者也其曰南征云者又勉之也夫聖人之柔升也既言其所以大亨如此又有所戒又有所勉為君子者可不務乎然則人臣之進君學者之進學臨事而從長皆然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天下之物由微以至著自下而上者地中之生木也何也順使然也蓋坤順也巽亦順也以順生順故坤地之中生巽之木始於毫末終於尋丈者以順故也此升之象然也德之在君子亦猶木之於地也何也君子之性順也而德出於性亦順物

也以順生順故其積也不已則始於小善終於為聖為賢其高且大孰禦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夫愛親仁也敬長義也君子之仁始於愛親而已及其以愛親之仁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愛則仁滿天下矣君子之義始於敬兄而已及其以敬兄之義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敬則義滿天下矣夫由愛親而至於无所不愛由敬兄而至於无所不敬者非順德不能也吾故曰天下之事亦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乎理而已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以柔升者也然初六以柔巽之才居升之初亦有剛明之援與之同升則亦未易升也惟初也以柔巽欲升之志上承九二剛明之賢故九二亦以其同體也而與之合志以同升焉故曰允升允信也夫九二方且信我而與我合志以同升焉則其為吉也孰大於此蓋謂之大吉則當升之初上下相信而不相疑由此而升則功業可以被天下矣所謂吉之大者實基於此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彖曰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當柔升之時卦惟二剛而九二剛而中又巽體也故无過剛之失而

足以上應柔中之主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謂二
 五剛柔之得中而君臣之相應故也夫君臣之志
 患不相孚苟孚也則雖簡薄可用也何也无事於
 文飾故也故以用禴為利謂以誠敬為主也如是
 當柔升之時庸詎以過剛為咎乎河南曰自古以
 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於交
 其能免咎乎夫九二能以誠意上通於君亦豈為
 臣之道无咎而已乎道合而志行則其利澤可以
 被於天下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萃以上萃下
 者也故六二引吉无咎而復以孚乃用禴繼之升
 以下升上者也故九二曰孚乃利用禴而復以无

咎繼之此雖升者萃之反而九者六之反也而以
 誠敬上通乎五則亦一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夫當柔升之時而九三之升也乃獨以剛過之才
 升焉如涉无人之墟故有升虛邑之象夫其升也
 如升虛邑然又何疑沮之有哉龔深甫有曰李元
 量耿希道皆以此爻為湯武之升而以六五為舜
 禹之升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為文王之升矣
 則以此爻為湯武六五為舜禹故也今輒依之李
 元量博士曰初與二臣之升也過乎二則非純臣
 之象是以九三之升惟湯武足以當之方夏之末

商之季法度廢矣禮樂墮矣故國雖大謂之邑其
曰虛又若無人耳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

六四以柔順之德居謙虛之位順之至也昔者文
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自處謙順
而其德則升其道則亨故六四之升有王用亨于
岐山之象蓋謂文王嘗用此至順之道而亨于岐
山矣以是為亨則吉于亨矣其誰咎之乎乃若後
世之權臣強諸侯不知王者有至順之事而包藏
禍心至於攘奪僭竊者難免乎萬世之咎矣况欲

吉得乎李博士曰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
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蓋謂示後世已然之事其
功過於空言故明夷取於箕子升取文王岐山凡
此亦載之行事欲其深切著明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彖曰柔以時升蓋謂五也李博士曰凡人君皆升
乎天位而所以升則不同有去民之害順乎天而
升若湯武者矣有功德被於天下薦諸天而升若
舜禹者矣六五貞吉而後升階蓋言於正既吉升
而有序堯舜禹是也故以階言之謂賓主以揖遜
而升者也耿希道曰舜禹之事聖人所欲也湯武

之事豈聖人所欲哉故貞吉升階為大得志也若夫明夷之九三其所以大得者乃南狩之志爾非聖人之本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升至六无所復升矣坤陰既極冥昧无覩故曰冥升夫消息盈虛之理曷可常也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升至六无所復升矣而猶不已則有消而无息有虛而无盈矣上六曾不知此冥於升者也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然以上六不知止息之心用之或得其正則又利矣故復曉之曰利于不息之貞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此不息之貞也惟施於此為利若施於消息盈虛之際則不富矣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易之六爻大率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如姤復等卦則陰陽雖分多寡而有消長之漸至泰至否則陰陽之勢均矣然亦大率以往來屈信為君子小人之勝負至困則陰陽之勢亦均此雖非消長之卦不以往來屈信論而陽爻又雜於羣陰之中為之掩隔此君子不偶之象也故聖人名其卦曰困

而彖曰困剛揜也所謂剛者九二九四九五也是也
 二之剛為初與三之所揜四與五之剛為三與上
 之所揜故曰困剛揜也此指三陽爻見揜於三陰
 以言困也險以說此又合坎兌二體之用以言乎
 困之道也夫困也者所謂險難之時也當險難之
 時而能說以處之則樂天安義而不失其所守故
 時雖困矣而其道則亨也夫時雖困而道則亨此
 非君子不能也故繼之以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
 君子乎子思子曰君子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无入
 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若小人則安平无事之時
 猶失所守況當險難之時乎又焉得亨矣正大人

吉以剛中也此又指二五之剛中而能盡處困之
 道也夫正者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而在事與
 物則為理古今有殊時而此正則不變萬物有成
 敗而此正則固存故是正者在困之爻則二五是
 也在人則大人是也何者以其剛中故也其中也
 剛則此正不移投之困窮險難之地何往而不吉
 乎非能吉也能不失其正故吉也或曰君子或曰
 大人云者亦无異義也卦德於大人言之後又繼
 之以无咎之辭謂當此之時以大人之德不能无
 困然在我者有處困之道故有吉而无咎也彖文
 省此二字者謂既吉则无咎矣朱子發引范諤昌

之言曰柔文脫无咎二字恐未必然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此又指兌說在上或至於尚口以為處困之戒也夫當險難之時固在於說以處之然不知自說之道而徒尚口舌以求說於人欲以免夫困人誰信之哉祇自取困窮爾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前言以說處困而亨此又言尚口乃窮者蓋言當此之時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此聖人重複發明兌說之旨恐萬世之下處困之君子誤用其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也者水之所鍾之地也今也坎水在下兌澤在

上見澤而不見水澤无水者也夫其澤存其水亡此困乏之義也故為困之象君子當困窮之時而至於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宜然而不然若澤之无水焉者此世人所謂有不可知者存也而君子於此則務致其命焉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君子之學不至於命如處困窮何故處困窮之道在於致命謂欲至其所至之地也命之學至之而无餘則在我之志者亦无所不遂者矣君子之志志於行吾義而已學而不至於命則一為窮困患難之所撓必至於喪其所守矣義何在焉故夫知義與命之為一者可

與處困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夫柔之所附者剛也剛既見揜則柔亦失所附矣夫剛揜則剛困柔失所附則柔困故初之與四雖居相應之地然四方困於見揜而未能下應於初初欲上應於四又為九二之剛所礙則居失所安矣故有臀困於株木之象株木指九二也夫陰柔之人一有所礙遂不能安其所遇而至於迷惑自失入于困窮幽暗之地故曰入于幽谷謂坎險之底而不能自拔也夫不能自拔於幽暗之地則雖

上有九四之應也三歲之久其能覿乎此无他陰柔之人既无明見一遇困難遂至顛冥失錯理固然也故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臣正中之位則九二是也九二以剛居中則安其所遇故雖困窮險難曾何足以動其心但處人臣正中之位而未能推君之惠澤以充足天下之願欲而使之飽滿酣適焉則吾以是為困也故曰困于酒食雖然二五之大人以正相應亦不終

困也故又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蓋朱紱方來云者五之下接乎二也利用享祀云者二之上通乎五也夫朱紱之為服者王者所以蔽膝也九五方來下接乎二故取蔽膝之服以為象享祀之禮以至誠默通乎神明者也九二自守於下利用至誠以上通乎五故取享祀之禮以為喻夫上有以接乎下而下有以通乎上此大人以正相與而不終困者然也然又以征凶无咎戒之者謂方困之時為九二者若不知以至誠自守而往求遇合此非大人之道也犯難罹凶乃其自取爾又誰咎乎夫以九二之剛中猶不免於戒處困之道庸可易乎

故象又申之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蓋謂當是時也雖未能推君之惠澤以遍及天下惟以剛中自守而无庸有所往焉則自有朱紱方來之慶矣程河南曰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一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爾故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在上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

據而處正人之上豈所安也故繫辭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小人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辱困極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繫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既危且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蓋甚之也是觀之當困之時不善處困者三陰之爻皆然也然君子為之商其尤不善者六三是也初六次之

上六又次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坎中之一陽下礙初六故曰株木其為材也剛上衝九四故曰金車凡此皆九二之象也夫初既困于株木而不能上進四又困于金車而不能下逮何咎如之然九二有朱紱方來之慶九五又有徐有說之理二五自以同德相應而九四應初之志可以徐徐而來也徐徐謂有困窒而未遽前也夫處不當之位動輒有礙而未遽如意所賴者有與在下終必遂志非終困也故雖吝而有終河南曰

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苟擇勢而從則惡
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刑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
處人君正中之位則九五是也然當困之時剛有
所揜而志未得通故有劓刑之象劓之謂傷於上
也刑之謂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故
也夫五之困如此故遠近隔絕應效未至故其說
未遽有也故徐徐焉爾而象又推原九五所以致

說之道而曰中直也蓋言二五大人以此道相許
久矣但時方困剛方揜故其說徐有也祭祀者人
君所以禮神也夫祭祀之事必以誠敬為主而後
獲福祐之報九五之下交於二也不以誠敬默通
乎二安能獲其應助之力乎故曰利用祭祀受福
也夫二五皆以至誠相感通故同以祀事明之然
要之獲應助之力者五也此受福也之言所以獨
歸之五焉禮有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之別五居
尊故言祭二在下故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至上六困之極矣六三非其正應也徒以陰柔相纏繫而已非果能脫已之困束也故困于葛藟九五不可乘也陽剛中正之君方務去剛揜之困而上以陰柔乘之豈其所安故又曰于艱跪夫上六有此二困而不知物極則反困極則通何也无乃自謀之拙乎曰云者自謀之辭也如自謀曰動則有悔也姑求安於艱跪之地而甘心於纏繫之人也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也然則為上六者又何錮於不動而以動為諱乎故聖人於此明以告之以征吉謂其舍艱跪乃所以安釋纏繫乃所以脫其困束也由是觀之甘心於纏繫者未為

計之當也若以動為悔乃所以有悔也則莫若言於行也聖人所以為上六謀者至此可謂審矣為上六者舍其自謀以從聖人可也朱子發曰范睢困於鄭安平虞卿困於魏齊猶能解相印以全其軀況體易之君子乎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二十一
 井卦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
 未繙井羸其餅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
 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
 功也羸其餅是以凶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二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

未繙井羸其餅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餅是以凶也

朱子發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餅是以凶也以文義攷之理當然也井之為物體用備者也君子之學備夫體與用者也故體欲其居用欲其不居體居則其德有常用不居則其功不匱

四百四
德有常而功不匱井之所以爲井也而君子實得
之巽在物爲木其義則入也巽之木入乎坎水而
上出之則井之功用見乎外矣故曰巽乎水而上
水井此合坎巽之義以言井之功用也井田之法
八家爲井四井爲邑邑者人所聚井者人所食然
邑可改遷而井不可改也何也水之所在故也猶
君子可以富也可以貧也貴可使爲王公賤可使
爲匹夫此邑可遷改也道之所在不爲堯存不爲
桀亡此井不可改也何者以其剛中也如使其中
之不剛則易涸矣安在其不可改邪盡乎此者於
爻則二五是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此

劉良公

指二五之爻以言井之體也夫井之爲物也取之
而不竭无喪也存之而不盈无得也无喪无得則
凡有求於我者皆賴我以爲用故也得乎我而往
者井井然也未得乎我而來者亦井井然也然井
之所以爲井者未嘗不一也何者有所謂不窮者
存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此
又合井之體用以言井之所以不窮也汔幾也繙
綆也夫井以濟用爲功幾至於井而未及於濟用
則亦與未施綆於井同也何也无益於用故也君
子之道推己以及物而已矣雖曰知推之而未嘗
及物則亦與不知推者同也何也无補於物故也

故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此又言井以濟用
 為功而不可以中廢也若夫所以上水者餅也而
 或贏焉則又非特未有功而已終於无功焉爾矣
 何也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者終於无成故也夫
 君子有善用之才則取之於己用之於人有餘也
 在我之才或至於不善用焉則如東漢不知謹密
 之君子自保其身之不暇又何暇於濟世而救物
 也哉故曰贏其餅是以凶也此又因井以言不善
 用其才者之戒也吾故曰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
 者終於无成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巽為木而在下坎為水而在上其曰木上有水云
 者木上本非有水也以木巽乎水而上水故也此
 木上有水所以為井之象也夫水之蓄聚乎井也
 其初蓋未嘗勞也及夫以木巽之登水於木則動
 盪汲引以至於或灌或濯或烹或煎其用始勞矣
 君子之於民也亦然春使之塗足而耕夏使之曝
 背而耘以至於為商也則使之竭力於負販為工
 也則使之精心於技能為士也則使之銳志於行
 藝何其勞也蓋以謂不如是則不免為无用之棄
 民故也而民之趨之亦曰此雖上之我勞也然不
 如是則吾其棄民矣又安得不如是之勞也所謂

君生

勸相云者木一物也水亦一物也二物相合而後井之功用見矣若木自木水自水則如功用何君子之於民也既勞之其道蓋有以使之相資以為用者若六府之交修三事之咸和其出入也相友其守望也相助其疾病也相扶持至於父子以仁親君臣以義合夫婦以禮別長幼以序秩朋友以信遇此皆勸相之大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在下而居陰井之泥也泥則不可食不可食則廢而无用矣故曰舊井夫養而不窮者井也无得无喪往來井井又安有新舊之間乎夫惟廢棄而不用則无日新不窮之功矣故目之曰舊井云謂之无禽則禽鳥且不至况人乎此泥濁在下為一時之所棄也小人汚辱之行人所不取也以至於禽類亦舍棄之則初六之井泥是也程河南曰舍上聲與乾之時舍不同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他卦九二少有可議者惟井之九二則異於是何也九雖陽剛也而居陰陰虛則下漏又巽體也巽之陰虛在下而復缺无有隄防之者夫缺漏在下故无所容蓄而井之水注射於下以此為井未也

乃澗谷也故曰井谷而有甕敝漏之象甕之為器也完則能蓄今也敝且漏焉宜其注射於下也鮒魚生長於澗谷之間者也井谷之水初无停積徒注射鮒魚而已鮒魚物之在下而微也初六之象也若使在下而有陽剛之助則能隄防此水而不為井之谷也故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四所謂有與云者指初六也今九二井谷之水注射於下初六陰虛在下而无有隄防之者故曰无與也程河南謂上无應援朱子發謂九五不應无與之者皆誤矣或曰九二之在井既有甕敝漏之象而彖

乃例稱之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何也曰澗谷之水尤非易涸者也此豈可改易者邪以其漏下故曰井谷然語其剛中則亦自若也或者又曰羸其餅凶此豈非九二之所謂甕敝漏邪曰羸其餅云者此為不善用其才者之設也甕敝漏則以喻井谷也其所指異矣學易者觀象而得其影非善觀象者也凡此皆諸家之誤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居陽陽為實為明明則无初之泥實則无二之漏其渫也固宜渫云者清之謂也水既清

矣此可食也而或不見食焉孰不為九三惻心邪
 惻云者憫其不食故也我謂三也蓋君子有可用
 之實而不見用於時君子无庸過自惻也為我心
 惻者人也象曰行惻云者以九三之行清潔如此
 而不見食焉豈不為人所惻邪可用汲王明並受
 其福此亦惻者之辭也此九三之清潔之行如此
 可以汲之而食也汲之者誰乎王之明也謂以我
 之潔王之明兩者不可相无故也如此則並受其
 福矣王者享任賢之福而賢者有福天下之功非
 並受其福而何象曰求王明云者求謂汲之也知
 九三有可汲之實而遂求之者此非王者之明不

可也在九三也有可汲之實在王者又明知其可
 汲也而遂求之則賢者之福遍及上下矣若王不
 明而不知九三之是求焉則為九三惻者將何時
 而已邪此人主之不幸而生人之无福也又何並
 受其福之有司馬子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
 之謂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以陰居陰陰虛亦敝漏也然在己雖漏而下
 有九三隄防之助焉則其與九二之得初六亦異
 矣故有井甃之象謂在己雖陋而修治隄防之力
 則有賴焉爾此所以能補其過而无咎也朱子發

曰古者甃井為瓦裏自下達上然則二之所謂甃
 敝漏云者則亦瓦裏之不修故也瓦裏之不修非
 初六之在下乎夫以敝漏之資所與處者曾无修
 治隄防之助此九二所以无與也所與處者有修
 治隄防之助而免敝之患此六四之所以无咎也
 然則君子之所與處者欲其有補於己而異乎九
 二之无與則不可以不謹所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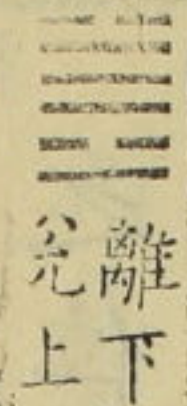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坎中之陽而居正北方之位故其為井也
 冽其為泉也寒夫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此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所以有功於養人也故曰寒泉

之食中正也若孔子孟子有養人之德而无養人
 之位此九三之井渫而不食而萬世之下猶有為
 之惻心者雖然渫與冽性也食與不食命也孟子
 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曰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所謂性命云者而九三九
 五之交求之過半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上六井道之大成也夫井道既大成矣宜无
 物我之嫌可也故戒之曰井收勿幕上六以陰居
 陰陰道吝嗇故為之戒云收謂其井道之功成也
 夫井道至此功成矣若居有其成而不以與人猶

為未成也故以勿幕戒之懼其以成功自居也能
 若是則有孚矣何者我不拒人而人亦不以我為
 拒人故也其為吉也豈不大乎故聖人於此以元
 吉與之夫井與鼎皆養人之具也鼎之上功已成
 矣則不可以无鉉井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有
 幕何也幕所以覆井而鉉所以舉鼎也鼎之功已
 成而无以舉之功猶未成也井之功已成而或有
 以覆之得為成功矣乎故井之上曰井收勿幕有
 孚元吉而鼎之上則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離上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豕曰革水火相

心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云天地革而
 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予學易至於革喟然而嘆曰噫革之在易也其變
 易之尤大者乎何也得失之報理亂之數始終之
 變具在諸卦未嘗不歷歷焉及之惟革命一說必
 待革而後盡其辭此其故也而或者必曰文王之
 於卦德也特曰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而止耳
 其子文公之於九五也特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而止耳至於孔子然後廣及革命之事噫夫豈知
 微其辭於卦德者此文王之旨也又微其辭於九
 五者此文公之旨也即是辭是旨而申之以其事

實之以其人而无復隱諱焉者此則孔子之旨也
 孔子之於春秋也而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為深切著明也今於易亦然故夫托之空言
 而使人嘿喻夫革者文王文公是也載之行事而
 使人欲明夫革者孔子是也然則易微孔子革之
 旨或幾乎晦矣又孰知夫革之在易也其為變易
 之尤大也乎故夫革之所以為革也以離火兌澤
 言之則為水火相息以離中女兌少女言之則又
 為二女之不相得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今
 也澤在火上則水火相止息者也如此亦豈物理
 之常也二女雖均女也今也少女反乘中女故雖

同居也其志豈相能哉此亦非人情所可常也即
 是人情物理而並論之革之所以為革也如此故
 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合離
 兌二體之象以言革之義也夫聖人之舉動也初
 无待於積日持久而人皆知其為當然也此所謂
 已日乃孚也已止也乃斷辭也止於一日之間而
 无有不孚者此豈有它哉蓋其為革也有以深信
 夫人故也是說也在爻則為九五未占有孚在聖
 人則為成湯之彰信兆民是也故曰已日乃孚革
 而信之此指九五以言革之效也夫暗亂之與人
 心怨對時乎革也則革暗亂而文明革怨對而為

和說文明離也兌說也故曰文明以說此又合離
 兌二體之用以言革之時也革之六爻皆正也故
 初九六二九三九五上六正也而以九居四以陽
 居陰亦正也乃若統攝衆正而尸革之功者此又
 九五所以為革之大人也故卦德曰元亨利貞而
 柔以大亨以正釋之此又總六爻之正而尸之五
 以言革之道夫當革之時去亂而即治舍故而趨
 新此生常事也然苟揆之人心而然質之天地萬
 物之理而皆合蔽之古聖賢之說而无異辭則是
 事也雖若越常異者而有悔也然革之而當又何
 悔云成湯之既伐於夏也有慚德焉曰予恐來世

以台為口實此有悔也而仲虺則曰天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道此則悔
 亡也夫革道患不當爾苟當也則雖成湯有南巢
 之役可以无慚又況天下之事所謂小小變革也
 乎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又曰大亨以正此言
 革道之善也夫世事之推遷而天地之變易也故
 柔於此又以天地之革以明湯武之革焉夫革春
 而為夏革秋而為冬雖曰寒暑之不同而二氣之
 相推四時以成則一而已革夏而為商革商而為
 周雖曰世代之不同而其上順天命下應人心則
 亦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理之當然是也天地聖

人均所不能違也夫天地變易世事推遷以時為大故又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噫知革之時為大則予所謂革之在易也其變易之尤大者信乎其尤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離火也而在下兌澤也而在上故曰澤中有火此即彖之所謂水火相息也時之運於天也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此水火相息之謂也然人皆知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如是也而不知其所以相推相盪之由此歷學之所由設也故夫歷之設也以二至明陰陽之始以二分正陰陽之中以閏

餘定陰陽之終始中終具舉而日月星辰之運動不失其序故天道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而无有圭撮之異矣此革道之明效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中庸有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則革之初九是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當變革之時宜若可以有為也然其位在下也以能為之才處在下之位而或過為改作之事此豈所謂君子之時中矣乎故處此之位惟以中順之德自守而已可也故曰鞏用黄牛之革而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鞏固也黃中色也牛順物也夫革變革

之謂也其曰黃牛之革則堅而不變此又不革之
革也以況則君子在下以中順自固而无過動之
愆此所謂時中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六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當革之時
无有可愧者矣卦德所謂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
亡則六二與有勞焉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而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夫卦德所謂已日乃
孚云者人之深信乎五也六二所謂已日乃革之
云者二之有功於五也人之深信乎五初无待於

持久焉者以二之有功於五也亦初无待持久之
勞故也是何也中正之德相革之主成革之功不
難而易故也以是而行故有嘉美而无過咎此彖
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也而六二則曰征吉无咎
又曰行有嘉也以言革道之善如此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嗚呼吾觀革九三而知革道不可以或過也夫天
下之弊不可以不革也不革則弊不去弊既革矣
亦不可以過於革也過於革則下不安九三居下
體之終所謂革道之小成也而又以剛處剛或過

用其剛焉此革之所戒也故曰征凶貞厲自古不明此戒而或至於過用其剛者多矣夫朝綱不振吏治苟且糾之以嚴可也嚴而不已以至禍及縉紳動罹戮辱者此剛過也奸宄害治罪惡既稔懲之以刑可也刑之不敬以至禁網苛密刀鋸橫施者此亦剛過也戎虜伺釁猾我中夏威之以兵可也兵或不戢以至中外搔擾民不堪命者此又剛過也夫以九居三正也剛而或過得為正乎糾吏治以嚴懲奸宄以刑威戎虜以兵正也嚴而不已刑之不敬兵之不戢得為正乎然則處九三之時者宜如何曰當以危厲自警而无愆於是正斯可

矣故又曉之曰革言三就有孚蓋以革道言之自初至三已三就矣謂革道之小成也有孚謂亦以著信於人矣此豈可以復有往歟故象又申之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九三征凶之戒不其著明矣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以剛陽之才處近君之位而當水火相革之際事之可悔者從而革之革之而當故曰悔亡夫處近君之位而所改革者何事也曰子從父之令不得謂之孝臣從君之令不得謂之忠惟四也近而親五以同德佐上而其孚信素結主心故上有

所命當改則改之在我不為嫌而在君子亦不為
疑嫌疑兩忘此所以吉也故曰有孚改命吉而象
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夫事君之道以誠信為本又
況居獻替親密之地命在上出也而我乃得以改
之自非孚信之志素結主心安能有此吉乎唐太
宗嘗欲以鄭仁基息女為克華典冊已具魏證言
之帝即詔停其冊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
國欲因文泰遣使奉獻帝詔迎之證又言之帝追
止其詔至於遣使立葉護可汗也使者未還復遣
使諸國市馬證又言之帝為之止凡此類者所謂
改命也然苟非證也展盡底蘊不事形迹而剴切

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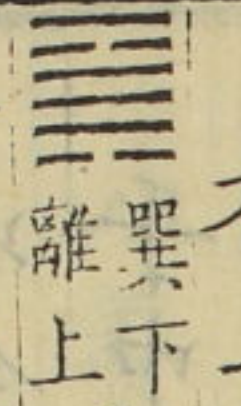
之誠上當帝心則改命之吉未易至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乾之九五有大人飛龍之象革之九五有大人虎
變之象均是人也而象則異云者亦各乘其時故
也夫革之五革命之主也特爻辭不顯言之爾蓋
其為德也大故其發見也亦大當此之時舉事應
變文理昭著猶之虎變也炳然之文有不可揜而
其威信所格罔有不服故无待於占決而知天下
有信順之心焉噫非上順天心下應人心其孰能
變化感通如此其至矣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上六革道之大成也又不特九三革言三就而已也故以君子小人並言之以言革之成效也向也君子隱於巖穴遁迹自晦今也離隱而之顯見於有道之世功業著見如豹之變其文蔚然而盛也向也小人苟免虐害悻然不服今也去虐而歸仁中悅而誠服曾无矯飾之態故革去面從而以悅順之心從乎君也夫舉天下之君子小人莫不皆有所革如此則革道之大成也當此之時豈可復有所往哉務在鎮靜以安人心以漢承秦之後蕭規曹隨以興清靜之化可也夫苟昧此則斯

民又未有息肩之暇矣故又戒之以征凶居貞蓋天下之弊始則患乎不能革故六二應五當革之任則勉之曰征吉弊已革又患乎不能守也故九三上六俱以征凶戒之然三之征凶則曰貞厲而上之征凶則曰居貞吉者革於三則防其剛過於上則以陰靜終也



鼎元吉亨柔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

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也者致潔以養人之具也故鼎有新義凡天下之事所謂日用而日新者必曰鼎新以其致潔故

也序卦曰革物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是也易也者日用而日新之道也故其卦有取於鼎焉古者制器必取諸象鼎之為卦也實具鼎之象焉故以全卦觀之則分植乎下者足也初六是也完實乎中者腹也二三四是也對峙乎上者耳也六五是也橫亘乎上者鉉也上九是也夫物有足有腹有耳有鉉非鼎乎故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以言鼎之象也以二體觀之則巽為木也而在下離為火也而在上以木巽火而火出乎木則又鼎之功用見矣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離巽二體言鼎之用也夫鼎之為用至重也天下莫不用之

然惟聖人為能極其用故繼之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蓋以是惟新之命而畀之聖人者上帝也故聖人必有以享之然於享上帝必曰亨而養聖賢則曰大亨云者孔氏疏義曰享上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周備故亨上加大字也朱子發曰以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不樂盡其心者乎其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又即鼎之用以言惟聖人為能極其用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此則即巽離之用與六五之柔中以言卦德之所以元亨也夫鼎之為卦

巽下也故有人君卑巽下賢之象離上也離為目
 又六五鼎耳也故有耳目聰明之象夫人君能卑
 巽以下賢則天下之賢孰不為吾用哉故以天下
 之耳為耳則其耳聰以天下之目為目則其目明
 此所謂巽而耳目聰明也夫人君之耳目既聰明
 矣則以柔居尊位无愧也故柔順之道巽於下則
 為下賢進於上則為六五而且得中焉以與九二
 剛中之賢居相應之地此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
 而應乎剛也夫巽而耳目聰明則巽之效也柔進
 而上行則柔之效也得中而應乎剛則中之效也
 鼎之君具此三者故卦德曰元吉亨而彖曰是以

元亨也蓋謂之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河南曰凡卦
 離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也乃居尊
 位進而上行也斯言也不惑於卦變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博士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
 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
 及用非觀象知意也夫鼎之為器也其形端正其
 道鎮重其用日新故鼎之奠於此也而木上之火
 亦凝然於此而後亨飪之功見焉君子之觀此象
 也則亦正其位而已矣其位既正則命令遂於此
 而凝焉如木火之凝然於鼎也則造化之功亦於

此見矣蓋木火相資以成變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无用之器也君子之位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故曰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鼎之最下趾之象也鼎當致用之初也傾而倒之去其故穢以取新潔故曰顛趾夫趾顛則鼎覆矣此宜若非順道也然時乎當顛也則於理為未

悖也故穢者不去則新入者亦穢矣庸可以顛趾為嫌乎故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其在人則棄不善以從善也夫鼎趾之顛不正者也然出否以從貴則雖顛未悖也故又曰得妾以其子无咎蓋妾非正者也猶之鼎之顛也然而有子焉則不正之咎可无也何者有可貴者在也故夫善之出於不善也君子不以尤前之不善也而棄夫今日之善若追其前日也而尤之則殆非棄瑕錄善之道也蘇東坡曰聖人之於人也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苟駢其角犁牛之子可也朱子發曰得賤臣者苟利於宗廟社稷則或

出於屠販奴隸夷裔俘虜不問其素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實居中此鼎之有實而居中者也夫受任而得中則任无過分而能有其實矣否則必致滿溢之愆如九四之覆餗實何有焉此君子所以貴於自謹也故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若九四不知自信而有覆溢之愆則所之之不慎故也我仇謂六五也四繆當高位重任而上比乎五其得君亦既專矣五欲下應以助二而四實閒之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夫五之不我能即則惟四之是

即可知矣此過分之任莫大之責不以加之二而四實當之故二也得以適當其分而无過其實而不失之也故曰吉而象曰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夫五之有疾乃所以為二之无尤使二也不知慎其所之而冒越以干五則過分之尤終亦有所不免矣其能无尤矣乎王輔嗣曰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取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胡安定曰鼎之實必有齊量若過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有才德亦有分限若職事過其才分則亦有隳官之誘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二鼎實之得中也九三則鼎實之將盈也而又以陽居陽其實充然美且甘也是故可食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之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夫鼎耳六五也五以无為為鼎之主而尸舉措之功然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上九也九三與上九非其應也故上不以鉉而授之五則五亦不以耳而聽之三此鼎耳之革也革云者謂失其所以相從之義也如此則鼎有滯塞而无行移矣故三雖有美且甘之可食者如雉膏然又何望於見食已乎雖然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乃亨以五之耳目聰明決非棄才之主

以上之剛柔有節亦非蔽賢之士方將陰陽和而兩焉則不食之悔可以虧去而終獲其吉也為九三者宜守其正以有待焉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實自二至四无餘地矣无餘地則溢溢則覆此理之常也又況以九居四中非九二而正非九三其才與德視二與三固已有嫌矣而且居近君之地位高位謀大謀任重任其能无傾覆之患矣乎此所以不勝其任下折而上覆也故曰鼎折足覆公餗足初六也四本應初今也鼎折其足此非

四百十二
初之誤四也乃四之累初也鍊鼎之實也覆公餗
如漢王所謂敗乃公事也夫足折而鍊覆則淋漓
於外鼎之形體爲之汗辱也任不勝而公事敗則
醜惡外見堂堂國體豈不爲汗辱已乎廢興存亡
未可知也故曰其形渥凶原其所以至是者何也
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故
也故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夫不度德不量力而
遽當其任以致凶患何如其信也昔吳起與田文
論功起發三問而文皆應之曰不如子起曰此三
者皆居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乃曰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

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王陵讓平勃以阿呂
后意背高帝約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
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卒之誅呂安劉者平與勃
也夫田文陳平方之古大臣雖曰未可然位高位
謀大謀任重任言與事符亦庶幾於能信者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以中虛之德爲鼎之主中則不亢虛則能受
此所以居无爲之地而尸舉措之功者也故曰鼎
黃耳然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
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上
既曰玉鉉矣而五又曰金鉉何也曰六五之中虛

而資上九剛實之助故謂上九曰金鉉以上九之履柔不純乎剛而且與五接也故又曰玉鉉鉉即上九也亦猶耳即六五也而諸家乃謂金鉉九二也鼎耳革九三也夫二與三既為鼎之實矣而復得為鉉為耳五與上既為耳為鉉矣而復不得專為耳為鉉此何義歟又況鼎之形模度數古人蓋於此尤嚴也自鉉至趾其位分固自有次第其法象固自有顛末不應如是之重複而倒置也六五之有取於金鉉云者蓋謂以虛而受實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中虛而能來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為正非所利歟故曰利貞然則

人君欲受人之實而以為己之實也非有所謂中虛之德則不可故象又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鉉居鼎之上鼎之外物者非若耳趾之類之相聯屬焉者也此上九之象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也者雖鼎之外物也舍是則不可何者烹飪之事既已也則是鉉也必也勇然相五以尸舉措之功而惟恐其覆功既成矣則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耳之外若无與焉其動也其靜也无適而不得其宜如此也此之為德蓋不可以一偏名也求之於物必

也謂之玉鉉而後可蓋玉也者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剛柔之有節故也鼎之上九處一卦之外以剛而履柔得動靜之宜此玉鉉在上剛柔之有節也故聖人於此侈言其功而曰大吉无不利蓋鉉也而金為之特為其剛而已猶未足以語其德之全也語其德之全而有剛柔之節者非玉不可古之君子不以祿位累其心時然後應功成而不居動靜進退无適而不利者蓋其德全故也此上九玉鉉之象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三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者陽始生之卦也夫陽生必自下始故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其在六子則為長子謂一陽之始生也然陽剛非居下之物也故有發動之義其取象也則於物為雷雷之為物也奮擊以達陽氣則震之一陽處重陰之下之象也上下皆震是為重震故大象又有游雷之象夫陽動於下其勢上達

故震有亨之道焉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此指初九居重震之初以明震之所以亨也夫笑樂不能生笑樂而所以生笑樂者恐懼也初九以剛明之才居長子之任當震動之初而震懼之來虩虩然其恐懼也則其與魯哀公所謂寡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異也豈不足以致福乎故以笑言啞啞繼之蓋始於恐懼終於笑樂者此先後之序而理之所不能違也故曰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此又再申震亨之義也夫震來虩虩懼在我也震驚百里懼在人也警諸我者无失則施

諸人者无嫌矣猶之雷也震及百里遠者驚邇者懼其威浸廣矣故夫邇之懼則自初九之身始遠之驚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可於上六見之夫威之所加者廣則下之所服者眾下之所服者眾則出而守宗廟社稷而主其祭祀也又寧懼於喪乎此卦德所以有不喪匕鬯之吉也程河南朱子發徐氏皆云彖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上文脫不喪匕鬯一句以文義考之是也夫有國之事祀為大大器之重長子是主故長子之出也而宗廟社稷之主在是焉匕詩所謂棘匕也謂以棘薪為之所以登鼎實于俎也鬯書所謂秬鬯

也謂以秬黍為之所以灌地以求神也二者皆所以祭也而長子能不喪之焉可以守宗廟社稷可以為祭祀之主矣吾原其所以可則亦始於恐懼終於獲福而已矣不然則宗廟也社稷也此豈可以慢易守之歟昔者成王蓋足以語此矣嘗觀之詩清廟之祀執競之祀此有事於宗廟也載芟之祈良耜之報此有事於社稷也而天下後世徒知成王能守宗廟主祭祀如是也而不知清廟之作固有所謂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懼我將之享又有所謂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懼則成王恐懼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于懷也嗚

呼此其所以荷太平之休享假樂之福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上下皆震故曰洊雷洊雷與水洊至之洊同蓋一坎既盈復至一坎謂之水洊至一雷既震一雷繼之謂之洊雷也君子之法此象也則亦有不一之恐懼者矣故曰以恐懼脩省蓋恐懼云者作於其心此一恐懼也脩省云者見於行事此又一恐懼也夫然後有合於重震之象李博士曰詩美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知恐懼而不能脩省則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而已非所以為恐懼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成震之主也以剛明之才當震動之初疚心於恐懼而盡卦之德故爻之辭即卦之辭不嫌其重襲而夫子亦以所以釋卦者而釋爻不以重襲為嫌也或曰九四亦震也聖人何不以此予之曰以陽居陰震遂泥也恐懼有所不足矣解見卦彖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夫當恐懼之時人皆怵於有所喪而君子則獨安焉而不之懼者蓋吾有所謂深足恃焉者存也夫其所恃者何也曰在己者足恃則不肯役於得喪之間以失其正而惟正之是守在人者足恃則知其必不以不正之禍而加諸守正之人初九震之主也以九之剛成動而上奮孰禦之者而六二乃至柔當其鋒岌岌乎殆哉而其喪失者多焉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何者彼方來而我乘之故也然六二方不降其操不移其守而安處自若曾不怵於所喪而有躋于九陵之勢與所謂勿逐七日得之理焉曷為知其為厲也而反躋之又曷為所喪之既多而所得之可必也亦曰時雖當懼矣其人亦足懼矣然吾之正或棄而不守此則大可懼也

吾安能舍其大可懼者而惟區區之得喪是計哉
 此之謂在已有足恃也彼初九也亦將曰吾當震
 懼之初而自恐自懼之不暇安敢妄加恐懼於人
 哉況當此時與吾同體守正道為正人如六二者
 幾人哉在我欲其亨而在六二則所處如此之危
 在我致其福而在六二則所喪如此之多吾之心
 亦豈所安也然則六二所以躋于九陵而无患得
 所喪而无逐者亦賴有此耳此之謂在人有足恃
 者夫震來厲時也億喪貝勢也躋于九陵勇也勿
 逐七日得智也以勇處時以智審勢孰謂六二之
 至柔而勇且智若是乎此无他當恐懼之時而所

恃以无懼者以正自守故也厲危也億多也鄭氏
 云十萬曰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億大數
 也貝貨也二所有之資也居則其位用則其財也
 躋登也九陵即初九也九在初其勢上進故曰九
 陵躋于九陵即象所謂乘剛也勿戒之也逐追也
 七日者程河南曰卦有六位七乃更始事既終時
 既易也得對喪言之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傳曰愛我者美疾也惡我者藥石也六三處兩震
 之間前之震懼未去後之震懼又來三處其闢不
 敢寧居追尤塞愆故得以起廢立懦神回氣醒而

生理復還矣不其幸歟故曰震蘇蘇既殪而復生
 曰蘇六三之在震不正而且不中无足取者以斯
 人而處斯世其見惡多矣然惡之者能使之不違
 寧居追尤塞愆乃所以生之也故象曰震蘇蘇位
 不當也然三當此時能自震懼以不中不正慊然
 於心不敢當位而寧居也夫惟能自震懼則其見
 於有行也可无眚過去不善以從善矣故又曰震
 行无眚嗚呼吾以是知天下未嘗有可棄之人也
 一不幸而生於无事安樂之世耳聞諛言目見諛
 事居前无喪處後无恐迷年没齒终无警悟以至
 於委靡不振積尤累釁而比屋皆可誅故不得不

為可棄之人矣豈不謂之不幸矣乎若六三者不
 中不正宜若可棄矣然生震懼之世處兩震之間
 動輒震懼遂得以起廢立懦而為无眚之人此君
 子所以為之喜幸也朱子發曰震為反生三震之
 極也反生蘇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離下體而之上體其位高矣然比之初九則
 所慊多矣何也以陽居陰故也夫陽剛震動之物
 也而反居陰陰則底滯而不能亨不能亨豈震動
 之義歟故曰震遂泥而象曰未光也夫離下體而
 之上體宜若震道至此光矣然乃滯泥而未光者

是則其在己也威德雖修而未隆也勇斷雖行而或止也其在人也衆心雖服而猶疑也羣情雖畏而尚玩也此震道所以爲未光也以唐憲宗之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而捍命者誅悔過者服固可稱矣然淮西旣平而驕侈浸生信用非人而功業不竟故史臣止稱之曰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已夫威令之復振也而曰幾云者未光之辭也豈非有所泥而然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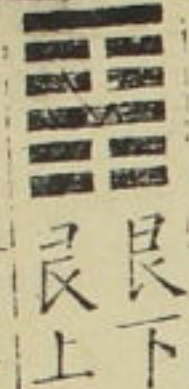
以主天下之動者則六五是也夫五之所以能主天下之動者以是大中故也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恐懼戒謹務危其行往來之間不敢失足則能无喪其所有之事矣蓋五之所有之事者不在乎他在于中而已矣中之爲道天地得之而覆載日月得之而照臨維斗得之而不窮堯舜禹得之而相授受皆在此一事耳苟於此事也而无或喪失之焉則其大者在我矣故曰億无喪有事而象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億大也六五之所謂大者在於中於其大者而无喪焉則隨宜隨變而不越乎時中此所以能主天下之動也然則非能於往來

之間而務其行則亦未易至此故先之以震往來厲而象曰危行也而後繼之以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以陰柔之才居震動之極中无所主而驚懼之甚者也夫中无所主則外有所眩故曰震索索視矍矍夫以中无所主之人驚懼既甚何往而可哉故戒之曰征凶然處恐懼之外而恐懼之來未切於已而過為是恐懼則與其恐懼既至而不知恐懼者固有間矣故聖人於此又以无咎予之而曰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二剛在下尚遠於已而其鄰若六五者於往來之間如彼危厲故上六覩此鄰戒亦生畏懼則雖凶而无咎矣夫當此之時中无所主而驚懼太甚使其有親己之人恃之以為應援亦豈至此故曰婚媾有言謂其无與為應也司馬溫公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禍在彼而恩在此也楚人滅江秦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公之謂乎

 艮上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凡物處不當其所則動震之一陽是也當其所則止艮之一陽是也艮以一陽處當其所於上而二陰亦處當其所於上下各當其所此艮之所以為止也以艮重艮則上下二體亦无不然者矣夫天下有當然之理无乎不在在止則為止在行則為行惟隨其當然而各止其所止者常得之而拘之者則失之也故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何則當然之理散在行止之間是為當止之地人能於其當止之地也而止於其所當止不以行

止二其見焉則在止亦止也在行亦止也故聖人於此一言以蔽之曰時所謂時云者亦不過曰當然然而也夫其靜而止也其動而行也均不失其時焉此在我所謂不窮者故曰其道光明彼認止以為止而蔽於時止之止認行之非止而蔽於時行之亦止者果足與語止道哉昔孟子以可之一言斷孔子之行止久速又以時之一言斷孔子之聖其知夫子亦審矣至其形容之也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夫聖人於其始終之際也皆有所謂條理云者此時止之為止而時行之亦止也此夫子所謂不窮者宜其道之光

明至於今而猶不揜也艮之卦德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即艮之卦體以明
 艮止之道也夫背之在人者止於其所不見之地
 者也人之所以不能止其所止者以其牽於欲也
 欲牽於前則求其止有不可得故艮之道當艮其
 背謂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則止於其所不見之
 地莫或為吾亂矣王輔嗣所謂目无患也是也故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謂得其所止之地也大學曰
 於止知其所止此止其所之謂也而其所止之日
 則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當然之理

无乎不在患不知所止焉爾艮之為卦也上下二
 體剛柔相敵无相與之義故命之曰敵應夫相應
 則相親不相與則相背此所以有艮其背之象也
 艮其背故不獲其身此時止之為止也行其庭不
 見其人此時行之亦止也何者艮止其所而吾之
 所知者則止其所而已自止其所之外皆吾所不
 知故也故夫艮之為艮也吾知其為背而已矣又
 何求於身之獲也哉此時止之為止也然時乎行
 之也吾亦未嘗不行也故雖行之於庭除也亦不
 見其人焉此時行之亦止也行止之間无適而不
 得其所也如此於止之道所以為无咎也夫近而

不相得則凶易之情大抵然也然艮止之時故雖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而不以為過何者當止故也故曰无咎乃若施之他卦則不能无咎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艮故曰兼山夫兩山兼峙各止其所重艮之象也君子體此象故曰思不出其位程河南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張橫渠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朱子發曰位者所處之分君子據正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之

孝皆分當然也耿希道曰不出其位其身止也思不出其位其心亦止也所以象兼山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蘇東坡曰艮自趾而上至於輔與咸一也咸以上六為輔而五為脢艮之輔在五而脢不取何也脢則背也艮之爻皆取於動者而已艮何取於動也曰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各見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為其靜者已見於卦矣夫艮既以人身取象則初六艮體之極下者趾之象也其體則下其

事則初也夫事止之於初而其止早矣故曰艮其趾當止之初而或不知所止者則必失正而有咎今也止之於初故未至於失正而能无咎也其曰利永貞云者戒之也趾之為物也在下而好動易於失正而初六不純乎柔非能守正者故當止之初為之戒云司馬溫公曰君子於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於永貞利莫大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處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足腹也處足之陰動止而腓實相之者也夫以六居二中且正

曰艮止之時莫若其所止在己而不存人也

然九三下體之主也故二之行止係乎所主而已不與焉猶之腓也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夫以中且正之人又當艮止之時而其所止不自夫已而自夫人曾不能自救其隨人之失則其心宜如何想其退聽以隨夫人也殊非其本心也故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而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夫以二之中且正之才而不獲自施而施於人焉於己則不能自拯其隨人之失於人則又未甘心而退聽之其憤懣不自足如此者誠為中正之累者矣古之人或不幸而類乎此者西京之楊子

雲是也吾讀班孟堅漢書見其嘗以清淨无為少嗜慾稱之矣又嘗以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稱之矣又嘗以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與三世不徙官恬於勢利稱之矣而子雲亦有知玄知默爰靜爰清等語以自稱述吾切意當有漢之季守中蹈正者莫子雲若也夫何新室既建子雲乃受止而不辭及法言之作乃有明哲保身之語又有龍以不制為龍之語又有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之語吾竊謂此豈子雲快于其心而為是言耶蓋亦聊攄其憤懣爾然則能為中正之累者子雲有焉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九三下體之終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或高或下然其脉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曾无上下之間然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中外无恙故能屈伸俛仰无不如意而心得以夷然居中而享其无事之樂今也艮其限而有所止焉則上體自上下體自下截然不相關屬而所謂夤者不得不列矣夤脊肉之下接者也夤之列則所謂心者其能獨寧乎吾見其岌岌焉危矣何者上下二體之相絕則不堪其憂者心也故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蘇東坡曰憂之及心也謂之薰程河南曰止道貴乎得

宜人之固止一隅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艱蹇忿
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者百體之總名也四已離下體而之上體故得
總百體而謂之身焉艮其身謂施止道於其身也
夫人之一身患不知所止爾如知其所止則能置
其身於无過之地以此齊家以此治國以此平天
下皆自此身始矣可不知所止乎孔子曰射有似
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太甲自怨自艾之
言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古之聖賢施
止道於其身也蓋汲汲如此誠知所本矣孟子曰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與躬
即一物也或者有身信而躬屈之說非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之成體雖在於九三上九二爻而以中正之道
主天下之止者則六五是也夫五之所以主天下
之止者雖不在於區區之話言而一嘖一笑之微
實足以係天下之休戚而召當世之治亂可无戒
乎故五在上出命者也其在上體則言語所自出
之地者輔也故有取於輔焉夫言輕發而无敘則
有悔五施止於輔頰以中正之道自守故有所不
言言必中節而无招憂之悔矣故曰艮其輔言有

序悔亡而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或曰五於正有所不足而云以中正也者曰以中故正也惟其以中故正則以此道而主天下之止乎何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成艮之主也夫艮至上九艮之終也艮之終則篤實之德愈久而愈堅故曰敦艮吉而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河南曰人之止難於終久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夷震莫善於初而艮則莫善於終而九三九四不與焉者艮者震之反艮之上九即震之初九故也君子

以是知震貴始艮貴終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

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易中多以男女夫婦發其義者蓋亦本陰陽而作也陰陽之用見於造化則為天地施之人事則君臣也而其較然易知者則男女夫婦也然人皆知發生之德皆屬諸陽而抑知陽之不得陰則發生之功將施之何地邪故夫天必得地而後成造化之功男必得女而後有生育之理君必得臣而後致升平之效其相須之勢固如此也然上之所以

須乎下者固若是其急也而下之所以往就乎上者亦未宜遽然也何也上之汲汲乎下也則於禮為无闕而下之或汲汲乎上者則於禮為深諱故也惟其然也故女子无輕動之失而君子有難進之風此易之所以有漸而漸之卦德所以有女歸吉利貞之辭也蓋漸之為義未遽然之謂也天下之理於其未遽然之中雖日望之不足也猶之木也始於毫末終於合抱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而其進也蓋亦自有漸也故彖曰漸之進也以言天下之理固有所謂未始遽然者存也女子之歸於人也其始也納采其次問名其次納吉又其次請

期而後繼之以親迎之禮於是夫婦之道始成此所謂漸之進也以此為進故曰女歸吉也朱子發曰臣之進於君人之進於事學者之進於學君子之進於德未有犯分躐等而能進也而漸專以女歸為義者禮義廉耻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夫男女之合禮所重焉故君子之仕也亦然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相窺之類也夫不由其道而

往則不得謂之女歸吉也安得謂之正矣乎惟其
 進也以漸則不愆於正矣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
 正可以正邦也此則指漸之六爻各得其正以言
 漸也夫漸之六爻六二九三六四九五正也而初
 上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而陰下得尊卑之正矣
 陰陽各得其正此所謂進得位也此所謂進以正
 也夫位位也而正則道也有是道而无是位則功
 无自而成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下无所觀法矣故
 夫所謂有功者必曰得位而所謂正邦者必曰以
 正也位猶馬也正猶轡勒也有是馬矣而致遠之
 功固在是矣然而无是轡勒焉則顛蹶之患隨之

矣欲正得乎故正也者位之所寶而漸之利也其
 位剛得中也此又專指九五一爻以言漸也夫進
 得位進以正此六爻之所同也然語其位之剛得
 中也則九五之所獨也夫惟以九居五剛而得中
 此所以履至尊總眾正而成漸之功也止而巽動
 不窮也此又合艮巽二體之用以言漸之所以有
 功也夫止立我之道也巽應物之道也知有我而
 不知有物則有止而已矣非能動也知有物而不
 知有我則喪其所止而動易窮矣何者不動則无
 漸進之義動而窮則是躁動也夫漸之義非戒於
 動也而戒於躁動焉則止於此而巽於彼而立我

應物之道兩得而无遺此動之所以不窮也夫在
我有不窮之理則亦无越乎是正而已矣漸之所
利者正而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此不窮之源蓋有
所自來也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艮為山巽為木山固高矣上有木焉則木又出於
山之上矣夫木之所以能如此之高者夫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惟其有漸故始於
毫末終於合抱而有不可禦之勢焉此蓋止於此
而巽於彼之道然也君子將以善天下之風俗也
亦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哉賢善之德居之在我

而所止於此者既足以為風化之本原矣而至誠
未有不能動者故其美化流行自身而家自家而
國自國而天下此所謂止於此而巽於彼之道也
彖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

漸之卦德有取於女歸漸之大象則有取於木漸
漸之六爻則又有取於鴻漸或取諸人或取諸物
所取不同其所以發明漸進之義則亦一也鴻之
為物也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其行有敘往來
有時者也六爻之位自初至上尊卑小大各得其

正故有取於鴻漸焉六以陰柔之才初有所進固未離乎下位也故有于干之象于水湄也未得位之象也夫當始進之初進未得位而又上无應援故當以謙卑自處而致其危警之心則於進退之義可无過咎也小子云者此古人之謙辭也湯曰予小子履武王曰予小子發周公曰予小子旦初六以謙卑之志處此下位自危自警不敢妄進而恐失進退之義故曰小子厲也有言猶所謂有說也夫初六之所以自危自警如此者蓋有說也其說謂何亦曰吾當始進之初上无應援故不得不如是之自危自警故也夫如是則於其進退之義

夫何有一毫之失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由于而之磐君子得位之象也磐石之平夷而可據者而鴻也漸乎其上也莫安之地也君子處莫安之地而飲食乎其上也則有寬閑和樂之道而无迫促顧懼之憂矣故曰衎衎謂以六居二居中履正而以中正之道上應剛中之君故居其位食其祿而无愧焉故曰吉夫君子居人之位食人之祿患不稱爾苟在我者居中履正而以中正之道上應於君而得以行其道則進居其位安享其祿不為

素飽也不素飽猶詩人所謂不素殮言不徒食其食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之視六二其位抑又高矣故有于陸之象爾雅曰高平曰陸鴻以漸而得高平之地君子得高位之象也然君子之進也不難於得位而難於守正以九居三正也上无其應而比於六四以六居四亦正也而下亦无應而比於九三三四相比疑於以不正而合此漸道之所忌也故為之戒曰夫

征不復婦孕不育凶三與四俱无其應故以夫婦目之謂三也若離其羣往與四合而不復於正道四也亦失於正道而得孕於三而不成乎字育如此則凶矣故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征往也醜類也謂漸之六爻皆无不正三若獨往而不復於正道則是離其羣類也婦人未有孕而不育者四若失其道而得孕於非交此所以不育也三與四各得其正未應至是而易於此必云爾者以二爻既俱无應而且相比故為之戒也既戒之又勉之曰利禦寇夫嗜慾之寇人甚於盜賊惟禮義可以已之使三也以道制慾以禮

制心而不失吾正則四也亦不陷於不義矣此順以相保之道也朱子發曰夫人之所以致非道之交者罔不自己求之我无隙以乘之彼何自而來乎程河南曰君子之與小人比者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利用禦寇然則聖人獨以利用禦寇順相保也之辭而責之九三者蓋謂禦已之寇以自保者乃所以保四也為四禦寇以保四者乃所以自保也凡此皆九三之責也四何與焉此蓋聖人責備賢者之義然也夫三良之主也貴於知止故發此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之視九三其位抑又高矣故有于木之象蓋四巽體也處艮之上山上之木也然鴻之掌不能握木則位雖高矣豈鴻之所安也而語其所安之地則或得其桷而後可也蓋桷者木之方平而其才之可以中榱桷者然後為得所安焉爾夫君子之所恃以為安者亦必曰正而已矣今而進處近君之地以正道居正位則能順事乎上而有所入焉以六居四柔順而正者也又為巽之主是皆體順巽之德而不失其正焉此所以進處高位而无

冒進之咎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九五得尊位大中故有于陵之象朱子發曰鴻水禽也進而至陵其位莫高焉然非其樂也君子之樂王天下不與存焉故曰鴻漸于陵夫五之婦二是也二五以中正相許久矣然當是時也三與四以无應介乎其間聖人方且有失正之戒故二也其進不遽以正自守而至於三歲不孕焉又何遇合如是之難也蓋正者婦之德而孕者婦之功君子之心與其汲汲於

有功无寧汲汲於守吾之正故也雖然中正之道有必合之理故始雖難進而終莫為之間焉故曰終莫之勝吉而象曰得所願也蓋五之所願者願得正臣以為吾中正之輔而二之所願者亦願以正道而事中正之君故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胡安定釋上九鴻漸于陸而曰陸當為達字達雲路也而程河南是之竊因二先生之意而深考六爻之義則知以陸為達者誠是也何者古人之文章多尚音律而於易尤多焉以漸之六爻觀之初

四百十六
之干言二之磐術三之陸復育四之木楨五之陵
孕勝而上之達儀何疑焉又況上漸之極也而在
六爻之上所謂一卦之外也宜有于達之象不應
復爲九三之于陸也爾雅曰九達謂之達以言虛
曠无蔽礙之謂也鴻之漸也于其雲路則翩翩其
羽進退可觀故可以爲在下之表儀此於漸之道
爲吉也何也其來往也有時其進退也有度蓋有
所謂不可亂者存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
亂也程河南曰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
鴻之離所止而飛於雲路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
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者此賢達之高致

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四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夫易之道貴於不窮而惡於或窮故聖人之於易也於其所貴者則每每援引天地大義而以告夫人於其所惡者則又重為之戒而以明示夫人是何也所不可滅者天理也所不可不戒者人慾也人慾之縱而天理之害也夫惟天理之不可滅也故於家人則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聖人又引天地大義為歸妹言者亦非他人之終始又在

於所重故也此之謂天理之不可滅者也吾故曰
 易之道貴於不窮乃若人慾之縱而能為天理之
 害者則尤在於所戒焉爾故於姤則曰勿用取女
 不可與長也聖人於姤既曰勿用又曰不可云者
 此非惡夫柔也惡夫柔之能為剛害也柔能害剛
 則歸妹之位不當柔乘剛所以有征凶无攸利之
 戒也此之謂人慾之縱而天理之害不可不戒也
 吾故曰易之道又惡於或窮夫歸妹之義所以得
 為天地之大義云者蓋歸妹合震兌二體而成卦
 震東方也兌西方也此天地生成之義然也其在
 人也則震長男也兌少女也古者制嫁娶之禮男

以三十而娶女以二十而嫁故其所歸妹也妹少
 女之稱也天地之大義而震與兌見之故曰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此即震兌相合以明歸妹之義也
 大抵天地不相交感則萬物之既衰者无自而復
 興女不歸男則生生之理廢矣又安能前者有終
 而後有始如是之不窮矣乎故又繼之曰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又即天地之
 大義以明人之終始然也由是觀之豈非易之道
 貴於不窮矣乎說以動所歸妹也此合震兌二體
 之用以示歸妹之戒也夫說者小人之情也其所
 歸者妹也故說以動然說无紀極而動无止息鮮

有不失其正者故繼之以征凶以言惟說是動則縱其所往莫之知止而凶隨之矣何者失正故也以六爻之位觀之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位皆失正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然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陰陽所處俱不當位如此何動而不凶乎故曰征凶位不當也此又言六爻俱不當位以明歸妹之所以征凶也雖然不特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焉以兌之六三而乘初九九二之剛以震之上六六五而乘九四之剛夫以柔乘剛則下制乎剛剛為柔所乘則受制乎柔剛柔易位尊卑貿亂而家政替矣又何往而利乎故又繼之曰无攸利

柔乘剛也此又指三陰乘剛以明歸妹之所以无攸利也程河南曰夫陰陽配合男女交構理之常也然縱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義理哉此歸妹之所以凶也又曰男女有尊卑之義夫婦有倡隨之禮此正道也苟不由正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喪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此所以无往而利也由是觀之豈非易之道又惡於或窮矣乎夫由前之言以觀則易之道貴於不窮由後之言以觀則易之道又惡於或窮聖人懼天理之或滅也此易之所以有歸妹聖人又懼人欲

之或縱而天理之或害也此歸妹之卦辭所以又重為之戒云噫微吾聖人則天理之盟主伊誰尸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澤之為物也鍾莫說之性必有所說也而後澤水為之動搖今也澤上有雷陽之氣既以奮震則澤水從而感動於其下此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程河南曰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是也然陰陽之相感也雖至於動說而動說之不已則又失永終之道焉何謂永終之道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是也此道或失

而動說不已則徇情肆欲棄禮亂倫女无雞鳴之誨士无昧旦之警而家政日廢醜德日彰矣欲永終得乎君子知此弊之所由生也常生於動說之不已故於女也懼其狃於說而忘其順也則帥之必以禮於男也懼其牽於欲而喪其剛也則其動必以正以此而始以此而終又何弊之有哉不獨夫婦之道為然也天下之事莫不有弊知其弊之所由生也而致其謹焉則終无弊矣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亦是意也

初六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下位也九陽德也當歸妹之時以陽德居下位
 乃諸娣之賢明者諸侯娶妻諸娣從之韓侯之詩
 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也
 故初有歸妹以娣之象夫娣不正而合者也故稱
 跛焉然而能執謙之志以說承上故曰跛能履夫
 有賢明之才執謙卑之志安恒處分以助承其君
 而不失厥職以是為得故曰征吉而象曰歸妹以
 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孔氏釋義曰九二不言歸妹者既在歸妹之卦歸

妹可知故略不言也蘇東坡曰九二亦娣也其不
 言歸妹何也因初九之辭也而龔氏耿氏又皆指
 二為嫡而曰初以娣承二二以嫡承五今以文義
 考之俱未然也夫九二正得下體中位不應取娣
 象而六五位上體之中以貴為行既稱其君矣則
 所謂嫡者五也二亦不應復為嫡也然不言歸妹
 何也曰二處下體中位居陰守常未適乎外所謂
 女子之賢明而妹之未歸者故爻辭但以女子守
 常為正而以幽人象之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正
 而已蓋以九二賢明之才位下體之中當斯時也
 何所用其明哉但當居陰守中而自托於幽眇之

地夫然後不失其常矣故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而象曰未變常也蓋謂眇能視者以二有賢明之才未始自鬻自衒而其視不過寄諸幽眇之地以是為能而已矣此九二所以不言歸妹不取娣象亦无嫡義而獨取幽人以為象歟幽人猶詩人所謂窈窕淑女有幽閑正靜之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蘇東坡曰古者謂賤妾為須故天文有須女朱子發亦引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夫三下體之高位也不應有賤須之名然以六居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

求歸動非禮也夫女子之可貴者為其正也順也動以禮也今也六三犯此三不韙其目之曰須也固宜此象所謂未當也夫歸以須六三也歸以娣則初九也若以六三而比初九誠相反也何也初有賢明之才執謙卑之志處常安分用獲其吉三有是乎夫三與初既如是之相反也則雖欲為娣不可得也宜其惟須之為也故曰反歸以娣謂三之歸以須與初之歸以娣相反也夫是之謂未當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二妹之未歸也故不以歸妹言九四妹之可歸

而未歸者故曰歸妹愆期何也九四賢明之才雖與二同而所處之位則與二異故也夫二與四皆居陰也何謂其所處異也曰卦爻有六已居其四以九居四已離兌體此所謂愆期之歸妹也夫女子於歸妹而或愆者何也曰禮以女子二十而嫁或有大故則以二十有三為節九居四位既離兌體此所以有愆其期而遲其歸之象也何也有時而非悖於禮經故也夫生而願為之有家者女子之志孰无是也然或有待而行而至於愆其期焉者亦各言其志也而已矣故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而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四雖上體

然亦居陰故有遲滯而不遽前之象若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而夫子從而諾之曰吾將仕矣夫時之失而日月之逝在夫子豈不知此然夫子之志蓋亦有待云爾故嘗以匱玉自況而曰我待價者也又嘗以匏瓜況其不然而曰吾豈匏瓜也哉則聖人之志非固為是愆期之事以取誚於人也亦曰遲遲吾行者此非我也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五君位也歸妹之處此位也所謂嫡夫人小君位也莫尊且貴焉雖然尊且貴也以六居五體謙從禮而无亢滿之失故曰帝乙歸妹子夏傳曰天乙湯也湯嫁妹之辭有所謂往事爾夫必以禮義之言則欲其无亢滿之失可知故泰之六五去驕去泰與此爻同象夫惟雖尊且貴而能體謙從禮也故尚禮而不尚飾衣袂所以為容飾也而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其良在德不在袂也良美好也若娣則以容飾為事者也袂之良則其德未必如袂也何也其君之娣各有所尚故也葛覃

之稱后妃也不過曰刈穫是中谷之葛以為絺綌而服之云爾及其薄汚也而又薄澣之以為后妃恭儉節用之德則其良在德不在袂可知也夫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日君也月則小君也小君體謙從禮而无亢滿之失以況則月幾望也夫五君位也當歸妹之時而以小君位焉可謂尊且盛矣然以六居之則雖盛未盛也則月之幾望是也此非六五之所謂吉乎若夫月望則與日並陰盛則與陽敵此女媧呂武所以亂天下也其禍可勝言哉然其所以至此者无他不知亢滿之是戒云爾乃若歸妹之六五以帝乙之貴行謙遜之德而不失

乎處中之道寧有是過乎故象又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夫婦女之職所以輔相夫子承先祖供祭祀者也故詩之采蘋述其采彼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奠之室牖尸之者有齋季女也禮亦稱祭祀之禮主人親割牲取血以祭而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是烝是享而信南山之詩亦以此責幽王之不能則夫先祖之是承而祭祀之是供也孰大於是今也上六處歸妹之終勢已窮也居震之極

動不靜也柔弱无能才不堪也陰虛不實誠不在也愚闇處上好自用也有是數者以女言之則承筐无實矣以士言之則刲羊无血矣其如承先祖供祭祀何未見其有所利也故曰无攸利而象則特取虛筐无實以為言者蓋歸妹上六女子也女子不才重責之也

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時之極盛者也何謂極盛曰在萬物則為衆

多在生齒則為繁庶在幅員則為廣遠在庶事則
 為詳備在人材則為茂盛在國家則為殷富在天
 下則為平治而在功業則為光明而盛大也故卦
 之德曰豐亨而彖曰豐大也夫卦之所以為豐者
 合離震而成也離明而震動明則足以有照動則
 足以有行明動相資此致豐之道也故曰明以動
 故豐此合離震二體之用以言豐也夫數榱之室
 非甚大也功力不至則積日累歲而不能成豐大
 之世其所謂大也固若是其盛也為人君者苟无
 其道以致是大則是大也其能如其盛乎故夫
 致豐之道惟王者為能至之何則所尚者大也何

謂所尚之大曰明以動是也非明則无以照非動
 則无以行故夫所以致是豐者此道也語其能盡
 此道者非王者則不可故曰王假之尚大也假至
 也此又即明以動之義以言惟王者為能盡致豐
 之道也夫所謂致豐之王者非六五乎六五以陰
 柔居尊位而屬震體有震懼驚憂之象當此之時
 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日未中之象也日
 而未中則照有所不周當此之時聖人又勉之以
 宜日中蓋以驚憂自沮則動有所不足也照有所
 不周則明有所不足也此非尚大之謂也聖人於
 此又不得不有所戒又有所勉也故曰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此又即六五與震離之象以為王者之戒與勉也雖然致豐易保豐難人知今日之豐生於前日之不豐也又烏知後日之不豐生於今日之豐邪故聖人於此又因勿憂宜日中之一辭而別演其義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所以示萬世人主處豐之大戒夫日既中矣則當傾昃月既盈矣則當缺食此豐不常豐之譬也何則天地之理時息則盈時消則虛今日之盈乃後日之虛息而不已之所致也後日之虛又今日之盈消而不已之所致也是理也此天地之所不能違也故夫天

地之盈虛在陰陽則為進退在萬物則為盛衰而其章章在目可以日夜驗之者則日之中昃與月之盈食也由是觀之則時消時息而盈虛繼之此雖天地之大猶不能違而況人與鬼神乎蓋天地之間聚而為人散而為鬼神者此即天地盈虛之理然也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夫觀日月之昃食而知天地之盈虛觀天地之盈虛而知人鬼之聚散天地萬物之理不可常蓋如此也不因此之理而知豐之不常豐也而盡其所以保豐之道可乎何謂保豐之道曰持其盈守其成如成周之成王是矣夫成周之世以

萬物則盛多矣以四方民則和會矣以土宇則販
 章而孔厚矣以禮與樂則庶事大備矣以人才則
 蕩蕩乎其多矣以曾孫之稼之庾則如茨如梁如
 京如城矣以當時之治則既醉太平矣以功業之
 一盛則又有酌以告成矣此所謂豐大之世而極盛
 之時也使其不能持其盈守其成安能保是豐邪
 然成王所以持其盈守其成者何如曰吾嘗以詩
 考之猥猥在疚見於朝廟之言成王不敢康見於
 郊祀之什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并蜂又見於求
 助之作此其故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既至電亦至焉兩者相會而震耀於天地之間
 使人掩耳閉目之不暇何其盛哉此雷電皆至所
 以為豐之象也夫震雷離電施之人事則刑獄也
 故傳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然刑獄之事
 豈君子之得已也不過將以聳懼夫人而使之皆
 知警畏云爾故夫法離明以折獄象震動以致刑
 明以折獄則足以照其幽枉之情動以致刑則足
 以施其剛威之用震曜並行下皆警畏此所以法
 雷電皆至之象也河南曰噬嗑以明在上而麗於
 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豐以明在下而麗
 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初九明之初也九四動之初也在他卦則陽與陽
為非應在豐卦則雷電皆至明動相資以成其功
蓋明而非動則明无所用動而非明則動无所之
兩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无故初遇四則謂四
為配主四遇初則謂初為夷主也配如廣大配天
地變通配四時以言其均敵也夷等夷也猶之曰
莫適為尊卑也故兩者相遇皆曰主云夫人之情
勢均則不相不相則怨隙生矣惟豐之初與

四明動相資故雖勢均而力敵不為過咎故曰雖
旬无咎旬十日也十日之數天地相函奇耦錯居
而无或贏或畸之處何者適均故也初與四其勢
雖均而非其應往與之遇明動相資以成其功故
曰往有尚有尚云者謂有功也故坎曰行有尚往
有功也是也雖然明動相資以成其功則不以勢
均力敵為過咎也或有求勝之心而无相濟之意
則相先以相失嫌怨構而災害生矣此災害不生
於相資而生於相勝也故象復戒之曰雖旬无咎
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明之主也無應而不動有明而無用者也故體柔居陰以自蔽晦而有豐其蔀之象蔀草莽陰蔽之地也當明之時而居陰蔽之地不豐其明而豐其蔀者也日中明盛之時也當明盛之時而所應者六五昏暗之君故曰日中見斗斗昏見也居中而主運平六五之象也夫二與五居相應之地然以陰應陰未能必其見用乃所以自取嫌疑忌嫉也何者嫌疑忌嫉之心闇主之所不免也明而復昏故易得此故曰往得疑疾雖然當此之時居此之位以其見疑見嫉也而遂已乎曰未也程河

南曰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居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上達而君見信之篤爾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事後主是也故曰有孚發若吉而象曰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按陸氏釋文云沛古本或作旆謂幡幔也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朱子發蘇東坡皆因之又曰沫字林作昧斗杓後星也鄭氏亦讀作昧子夏傳云昧

星之小者胡安定程河南亦云昧微星也朱子發
 依字林所釋曰昧斗後小星微昧之光夫幡幔懸
 於上而蔽於下障蔽光明之物也此上六之象也
 五有斗象上居五後則沫居斗後也則沫亦上六
 之象也九三以陽居陽有能為之才者也然當此
 之時為豐之主者六五也五既柔暗而三之所應
 者又上六也則上者既有以蔽乎下而九三雖有
 能為之才亦无所施也故曰豐其沛以言其有所
 障蔽而然也又曰日中見沫以言其所見者微而
 昧也肱之在人也所以輔佐上體者也所謂右肱
 尤其有力者此九三以能為之才而應乎上之象

也然三固有是才矣而其所應者昏闇之人也則
 无以施其用矣此所謂折其右肱也然則當此之
 時有能為之才而无所用也又何所歸咎乎故曰
 折其右肱无咎以言君子之心初无所怨无所尤
 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者夫豐大之世明動
 相資乃能成豐三有是才而上之人既无足賴如
 此則豐大之功何自而成邪故曰不可大事也
 人之所恃者右肱也所謂可以大事者此其具也
 今也右肱既折所以勝大事也者无其具矣故又
 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此蓋重歎九三有是才
 而其用不獲施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動之主也當明盛之時處近君之位然其所居者陰也而又位重陰居下故與六二同其象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而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蓋二之豐其蔀日中見斗體柔而居陰而所應者又陰也四之豐其蔀日中見斗者居陰而位重陰之下而所承者亦陰也雖然當明以動之時而四也實為動之主豈以位不當也與幽不明也而可以已乎曰未也初與四居相應之地同德而相濟所謂夷主也四若下而與初遇

則當此之時其為輔助豈小也未可以勢均力敵而不下應之也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河南曰六五陰柔居尊而正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聖人設來章之爻以為教爾愚竊謂未可以此罪五也何也蓋以六二九四見斗之象觀之則五也誠闇主也然當豐大之時所謂以柔闇居尊而正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者則上六之豐其蔀蔀其家是矣六五則未然也何也其所處者中也所處者中則无自豐自亢之失矣夫古之人君固有闇而明者矣何也闇者我也明者人也以

人之明而為我之明則我雖闇何嫌焉固有弱而強者矣何也弱者我也強者人也以人之強而為我之強則我之弱何嫌焉夫惟六五之所處者中也故雖陰柔也而无不斷之失雖體震也而无過動之愆此爻辭所以有來章之吉也夫章云者剛柔之雜而成體者也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六五以闇而資明以弱而資強則自初至四所謂明以動之才者皆入吾彀中矣何者蓋善補以來之故也君臣之相得曰慶有是實而名隨之曰譽當豐大之時而五也有來章之吉焉故曰有慶譽吉蓋謂有慶有譽此六五之所以

吉也而象特曰有慶云者舉慶以見譽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闐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豐之極也豐之極必亢以六居上所謂愚自用賤自專也其誰與之夫在上曰屋取其能覆而已矣今也豐其屋翔于天際亢高之象也在下曰家取其可居而已矣今也蔀其家掩蔽其內幽闇之象也夫屋雖豐而家則蔀則莫之與居矣故又曰闐其戶聞其无人聞寂也以言居幽處聞亢高自絕而人莫之與也故曰自藏也謂之自藏則非人之遠已也乃已之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人

猶不之覲焉欲无凶得乎此九三所以甘心於折肱而无所歸其咎也然則程河南所謂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虚己下賢之象也者非六五也乃上六也

格生

離上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入而麗乎内者處家之象也故合巽離而為家人止而麗乎外者旅人之象也故合艮離而為旅旅也者聖賢失位之時也夫君子之道固无往而不亨然時乎得位則其亨在於天下時乎失位則其

亨止於身故卦之德曰旅小亨而已孟子因周霄之問仕也而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故君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公明儀亦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古之人云者蓋指孔子也以其皇皇如也故以弔言之夫孔子以皇皇一旅人今日之齊明目適衛然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故吾孟子得以知其心斷然以或者之言為非是而曰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何以為孔子此卦之德又曰旅貞也而彖復釋之曰旅小亨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此則指六五一爻與艮離二體之用以

言旅之所以小亨與貞吉也夫用剛非旅道也故莫尚乎用柔然柔不可過也故莫尚乎得中旅人失位而寄乎外夫豈徒以媚說順從乎人而已也此固柔也而不得謂之得中孔子見南子諸陽貨此所謂順乎剛也然而无失中之柔焉則亨德在孔子矣其在爻也則以六居五得中位而屬外體麗乎二剛之間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釋旅之所以小亨也孟子曰爵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何者君有所止也不可以不麗乎明故也故孔子亦曰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誠如或著之言於

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則旅之正不在孔子矣非所謂麗乎明也故曰止而麗乎明此釋旅之所以貞吉也夫失位者旅之時也亨與貞者旅之義也當旅之時非亨則旅道窮矣非正則旅道失矣故旅之卦德曰旅小亨又曰旅貞吉旅一也而再言之蓋謂其時義之大在此兩者故也故孔子於此又歎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山高遠之地也火明曜之物也山上有火則明寓高遠足以有照而其勢迅疾不能久留旅不處也故其象如此夫刑非輕用之物而獄非可久留之

地故君子觀旅之象也而得之明无不照之義則
於刑也每致其明而謹用之得其迅速而不留之
義則於獄也亦隨而決之而不留焉大抵旅道宜
慎而不宜留刑獄之事適與相類故象取其義云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眇之才居卑下之位當羈旅之時非所
謂行道救世之志也此不過謀小利為小人而已
爾故曰旅瑣瑣夫君子之志固有所謂遠且大者
存也何也欲行道以救世故也夫如是故旅道不
窮而亨无災而吉若卦德之所云是矣今初六之
旅也瑣瑣然也則其志窮矣窮則无動而吉此其

所以自取災害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
尤也

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旅
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則其所蓄也有
其用得童僕則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
旅道何修而得此哉蓋以六居二之為正故也夫
旅道患不正爾正則吾无尤於物而物亦莫吾尤
也此其所以有安而无危有得而无喪也而象特
曰得童僕貞云者此省文之例也而程河南朱子
發皆云得童僕之忠貞者親信之而不疑此於義

三百九十
固无害然九三喪其童僕貞厲而象曰以旅與下
其義喪也則又上之所以遇下也其失固有在也
而非童僕不正之罪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以剛居剛剛之過也處下體之上又艮之上
自高也夫自高則不能順乎上而上不與故曰焚
其次謂離火在上有焚象也過剛不能柔乎下而
下不附故曰喪其童僕謂剛止於上无逮下之象
也夫易惡亢而戒剛大過剛亢平時猶不可用也
而況於旅乎故九三之焚其次誠異夫二之即次

矣喪其童僕又異乎二之得童僕矣何也以九居
三此雖正也然而剛過則於正爲厲故也故象又
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蓋謂
既已有焚其次之傷矣而又喪其童僕焉此暴厲
之過也夫旅親寡之時也朝夕之所與者童僕而
止爾豈可以旅視之也九三以旅視乎下則彼童
僕也亦必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乎此喪其童
僕其人固然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上
之於下也能來之而不能留之則上下相視皆旅
人也欲其不喪得乎故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九三之厲可謂不仁矣而又當旅之時用其不仁

之術宜其然也或曰九三之與六二固異矣而不
曰亡其資何也曰其次既焚資何有焉舉重以見
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以陽動之才而居陰靜之位得所處也故曰
旅于處然陰靜之位宜若可處也當旅之時旅于
外猶未為得位也資貨用也斧利物也夫君子以
行道救世為心者也位未得而道未行故雖身旅
乎外得其所處而貨利之交至也君子之心蓋亦
未快於是也孟子之在齊在梁在薛也兼金之餽

或受或不受其受之也或曰饋贐或為兵餽以其
有辭其不受之也則以无處而饋之也故曰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此四之雖得資斧而我心未始以
是為快也或曰用剛非旅道也而四亦剛也何也
曰處上體之下而又居陰位故无亢剛之失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河南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雖君位不取
君義此一爻孔子之象也夫雉文明之物也六五
離之主故取雉象矢射雉之器也離為戈兵故取
矢義夫有文明之才斯有文明之化聖人之志蓋
在是矣然聖人之志雖在於是其如一矢之遺亡

鄧茂卿

何謂其失位而旅故也春秋之君蓋亦有知孔子之為聖人者矣若魯哀公衛靈公齊景公楚昭王是也其次則孟僖子季康子楚子西吳太宰嚭之類蓋亦不乏人也然而不能用也故雖終以譽命而上逮乎已也徒足以致旅之小亨而已矣而文明之化卒不見於當世可不為之重歎矣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之視九三尤為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為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巢以況則

旅之好尚自取焚害其義固然也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為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於其笑樂平易之時今也以巢焚之故而號咷也其誰與聞邪蓋言剛亢自絕一至於此而終莫之與也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